

# 寻梦瓦屋山

□罗大伦



工作10年,阔别16年,因为一场笔会,瓦屋山,我又回来了。

和瓦屋山结缘,要从县文化馆说起。那时的我不到20岁,以县文化馆聘用人员的身份,来到瓦屋山下,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,瓦屋山的传说故事深深打动了我。彼时,洪川文学创作协会创办了一份文学小报,我把报名取为《瓦屋山》。这张小报得到了洪雅林场党委的关注。洪雅林场党委准备开发瓦屋山,打造洪雅生态旅游,让林业工人从砍树人变为守林人,更好地保护青衣江上游的生态环境。于是林场党委接管了报纸,我也因此结束了临时工生涯,成为洪雅林场的一名正式职工。

唐宋时期,瓦屋山与峨眉山并称为“蜀中二绝”。旖旎的风光,悠久的历史,令古今中外多少游客沉醉痴迷。曾几何时,瓦屋山被当时的统治者封为“妖山”,从此远离尘世,锁在深闺,蓬头垢面,逐渐凋零。如今要梳妆打扮,让她重新焕发出青春的亮丽,钱从哪里来?道路怎么修?景区怎么打造?林场党委不畏艰难,从零起步,采用边规划、边开发、边宣传、边接待的方式,硬是要打赢这场攻坚战。

1993年3月,我刚到洪雅林场工作不久,公园办主任带着我和一位护林工人,来到瓦屋山半山腰,勘查从双洞溪到钱窝子的旅游线路。来时还是晴朗的天空,进了林子就阴雨绵绵了。走在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中,四周静寂无声,我们默默地穿行着,远处不时响起几声猿鸣。怪兽般的苔藓、腐烂的树木、陡峭的悬崖、哗哗的瀑布,令人毛骨悚然,胆战心惊。林中时而大雾弥漫,时而漆黑一片,时而透进几束亮光。我们

猫着腰,牵着手,在陡峭的悬崖上攀着、钻着,甚至爬着,实在走不过去,护林工人就拿出别在腰上的弯刀,在密林中砍出一条路。走出密林,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心里悄悄自问:开发瓦屋山,能成功吗?

更令人恐怖和不安的,是修建瓦屋山索道。游瓦屋山最难的是路。从县城到炳灵乡的乡村公路崎岖坎坷,从瓦屋山麓到瓦屋山顶的路全是陡峭的悬崖。要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攀爬山路上,再美的风景游人也无心欣赏了。道路问题不解决,开发瓦屋山将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。坐着索道上瓦屋山顶,是许多游人的梦想。修建索道,首先得打通从代国槽到古坪坪的公路,而那条“古代”公路,只能从悬崖上开辟下来。为了打通这条路,多少林业工人流血流汗,日夜战斗,一些林业工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。记得当年林场主要领导马朝洪去检查公路施工,前脚刚过,身后就掉下一块方桌大的石头,砸向他刚刚离去的脚窝,惊得随行工作人员出了一身冷汗。之后不久,一位修路工将一块巨石使劲推下山崖时,因用力过猛不慎跌入山崖,从此再没醒来。公路打通后,人们通过毛坏公路将物质和设施设备运送至古坪坪,通过1000多个日夜夜的战斗,用战天斗地的精神,在海拔2883米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里架起了一道凌空彩虹。记得瓦屋山索道竣工典礼那天,彩旗飘舞,人潮涌动,当施工单位代表上台介绍修建历程时,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那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、克服困难的艰辛岁月,至今令人难以忘怀。当年修建索道的同志如今大多已退休,对于现在索道站工作的年轻面孔,我已不太熟悉。坐在悠悠而上的索道吊篮里,望着下面蜿蜒



# 大志于心 大美于行

□朱东铿



拉萨的夜晚姗姗来迟。我生活的南国花城,夏日晚7点后渐渐夜色笼罩,华灯初上。而此时,拉萨才渐渐日影西斜,云影变幻,彩霞满天。在与布达拉宫隔河相对的文成公主剧场,我们相约观看大型情景歌舞剧《文成公主》。等候时,瓢泼大雨骤然而至,但我们很快有了满意的答复:就算下雨,露天演出照常。湿漉漉的剧场座位,坐满了或打着雨伞、或穿着雨衣的男女。音乐乍起,歌声飞扬:“金色的微风/吹过一千三百年/银白的云彩/飘过一千三百年/美丽动人的故事/流传了一千三百年……”随着一身身穿唐朝宫廷盛装和吐蕃服饰的俊男美女的歌舞,我梦回唐朝,梦回古老的西藏——吐蕃。

唐太宗贞观年间,雪域高原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。松赞干布积极加强与唐朝的关系,派使臣向唐求婚,遭唐太宗拒绝。松赞干布武力求婚,战败,再遣大相禄东赞往长安谢罪求婚。唐太宗感其诚,也为边陲稳定,答应求婚。美丽、聪颖的宗室之女被册封为“文成公主”。知道将要远嫁吐蕃,却不知是福是祸,是豆蔻如花生命盛放还是悄然枯萎?公主犹豫、惆怅、恐惧、彷徨、忐忑、无助,对遥远的吐蕃和素未谋面的赞普心存疑虑和担忧,却又有些期盼和向往,

公主清楚远嫁和亲肩负的使命,仁慈善良笃信佛教的心中升腾起一个梦想:我想要生者远离饥荒/我想要贫者远离忧伤/我想要老者远离衰老/我想要逝者从容安详/啊 我的梦想啊/想要吐蕃成为人间天堂。

那年隆冬,文成公主在唐朝和吐蕃使节及文士、工匠、乐队、宫女等随从的陪同下,从长安出发,向着寒冷而陌生的西域前行。

数着星星数着牛羊,采摘青稞采集格桑,跋山涉水,历尽艰辛,公主与赶来迎亲的赞普在青海扎陵湖会面了。翻过巴颜喀拉山,越过通天河,到了玉树的贝纳沟。公主拿出谷物种子和菜籽,与工匠一起向玉树人传授种植的方法和磨面、酿酒等技术。公主受到了吐蕃人民的欢迎,得到赞普宠爱,他们专门为公主修筑了布达拉宫。公主用心设计,协助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。吐蕃没有文字,记事都用绳子打结或在木头上刻符号表示,公主劝赞普设法造字;又协助赞普效仿大唐建立吐蕃的法律和典章制度,制定吐蕃六部大法。随行的文士们帮助整理吐蕃的文献,记录大事件,使吐蕃的政治走向正规化;工匠们传授农具制造、农业技术、纺织、缂丝、建筑、造纸、酿酒、制陶、碾磨、冶金等生产技术,吐蕃人民开始挖沟畦,阡陌纵横的田野大获丰收;乐师优美的音乐在吐蕃的领地上回荡……公主带来的诗文、史书、佛经、历法、医典等典籍,促进了吐蕃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和汉藏文化交流,加强了汉藏人民的情谊,为汉藏民族团结谱写了一首万古流芳的颂歌。

夜色中的布达拉宫美轮美奂、富丽堂皇,让人想起神话中天上的宫殿。不管是宫殿布局、土石木结构、金属冶炼,还是宫殿内构图精巧、色彩艳丽、栩栩如生的雕塑和壁画,布达拉宫体现了藏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藏族建筑艺术的伟大成就。

仿佛冥冥中真有安排,进藏前半个月,中央电视台导演张恭豪与我们分享了他为庆祝建军80周年率剧组到成都军区拍摄纪录片《军旗》的感人故事。剧组采访了曾拍摄电影《西藏风云》的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。镜头前,一身戎装的翟导神情并茂:“1951年,毛泽东主席一声号令,进军西藏。十八军十万筑路大军翻越了巴颜喀拉山脉、横断山脉、念青唐古拉山脉、喜马拉雅山脉四大山系,渡过了闽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、雅鲁藏布江五大水系,一边行军,一边修路。从那时候起,我的心里就耸立着一座座雕像……2250公里的川藏线,竟有2000多名父兄把崇高理想和血肉之躯融进其中,每一座里程碑下,就有一名战士的忠魂!十八军将士,凝聚着老西藏精神,它的本色就是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奉献。”

那时,在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、自然灾害无数的恶劣环境下,战士们忍饥挨饿,全凭人工、锄头、钢钎、锤子等简单工具,原始方法,11万军民日夜奋战,攀悬崖、爬雪山、蹚急流、架桥梁、打隧道……经过4年多的艰苦奋战,流血牺牲,两条公路于1954年12月25日同时到达拉萨。两条全长4350多公里,3000多名战士长眠在修筑路上。在世界屋脊人类生命禁区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。

嫣红的杜鹃花,人们是否还记得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?

瓦屋山的美,美在瓦屋山顶15000亩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,美在飞流直下的72条悬瀑瀑布,美在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,美在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,美在振翅欲飞的鸽子花儿,美在四季分明的景色……作为道教文化的发祥地,那饱经岁月风霜仍栩栩如生的太上老君雕像,那铜瓦殿、铁瓦殿遗址上锈迹斑斑的残片,那辟支岩上的辟支佛像,那鸳鸯池畔的鸳鸯传说,又留下了多少神秘的文化符号……还有变幻莫测的云海、佛光,以及神灯、金船、“三个太阳”等自然奇观,无不令人心驰神往。每年节假日,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涌向瓦屋山领略大自然的风采,而瓦屋山的林业职工们,则在举家欢乐之时,把与家人团聚的欲望深深隐藏在心底,他们坚守在冰天雪地的瓦屋山顶,把所有热情给予游人。

当瓦屋山摇身一变成为洪雅县生态康养旅游产业的龙头景区,年轻一代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的开发功臣了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马朝洪28岁时担任洪雅林场党委书记、场长,当他提出开发瓦屋山的时候,正是国有林场最红火的年代。面对停止伐木搞旅游的转型,多少人投来疑惑的目光。但马朝洪不为所动,带领一班人顶住压力,在当地党委、政府支持下,把养在深闺的瓦屋山奉献给了世人,把人生的理想、青春、梦想留在瓦屋山上。陈国治原为护林股长,出任瓦屋山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后,从瓦屋山旅游线路的勘察到景点的命名,从瓦屋山道教文化的研究到大型旅游活动的组织,他都积极投身其中。担任县政协副主席后,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研究瓦屋山,后出车祸不幸因公牺牲。可以说,陈国治先生是开发瓦屋山的积极响应者和支持者,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瓦屋山。我时常想起他慈善的目光、宽宽的国字脸和说起话来文绉绉的样子,望着翻涌的云海,我想他是去瓦屋山做了快活的神仙。

我的另一位同事郑明全是大学毕业生,瘦瘦的,脸上有一颗大大的黑痣,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,看人时总是透出捉摸不定的眼光。郑明全是研究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专家,平时少言寡语,但对动物学近乎痴迷。他的宿舍常年弥漫着药水味,四处摆满了动物标本。1999年的冬天,受一家科研单位的委托,郑明全到瓦屋山大森林里调研大熊猫的生活习性。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因为迷路,他不幸牺牲在迷魂阵。当人们在森林里找到这位科研工作者的尸体时,已经被冻僵了整整3天……

当年在洪雅林场工作的近千名职工,经过大森林的洗礼,从瓦屋山出发,在各条战线实践着人生梦想。我想,他们一生中难忘记的,恐怕还是瓦屋山的这段经历。

在瓦屋山居,我邂逅了昔日的同事罗利俊,他是当年建设瓦屋山旅游线路的骨干,如今供职于瓦屋山投资有限公司,继续从事生态旅游工作。面对瓦屋山的变化,我们感慨万千,回忆起在瓦屋山工作的日子,我们是那般亲切结缘。

瓦屋山,放飞了林业工人五彩斑斓的梦想,而今,我带着一颗虔诚的赤子之心回来,能寻回昔日的梦吗?



这几天,当我在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上穿行,或高低起伏、或蜿蜒迂回、或崎岖险峻、或舒缓平坦,眼前就不断浮现一幕幕让人震撼的画面。

在雪域行走,总有许多感动。一路陪同的藏族汉子次仁,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着五色经幡的寓意,土葬、火葬、水葬、天葬和塔葬的风俗,藏族的各种礼节和禁忌,唐古拉与纳木错山水永恒的爱情……次仁的讲解、沿途变换的风景和正在建设的场景感染着我们,分散、舒缓了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。沿途所见,最明显的感觉莫过于城市面貌和交通运输面貌的巨变。墨脱公路的通车,结束了全国最后一个县不通公路的历史;拉萨机场建成,为西藏与内地架起空中金桥;青藏铁路通车,雪域天路为藏家儿女送来吉祥安康……这一切,像一条条生命的脐带,哺育滋养着西藏的美好与繁荣。

车窗外,皑皑雪峰不时闪现。我极目凝望,满眼是白雪覆盖的峰顶和黑褐色的山体,却看不见心中那座哨所的影子。拍摄纪录片《军旗》的过程中,张恭豪导演一行曾登上“千山鸟飞绝”的“云中哨所”——詹娘舍哨所和查果拉哨所,实录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哨所生活。巍巍雪峰中,3座烈士的墓碑耸立。那天,3位年轻的战士在背水途中遭遇连续雪崩,3个年轻的生命长眠于雪域高原,血色的墓碑仿佛是3位战士的化身,永远地守护着这片苍穹。作为一名警察,我又想到了那些昼夜在氧气稀缺的高原上奋战的同行特警战友,去年,拉萨特警队的战友们参加各类安保维稳执勤任务高达1100余次。我还想到了那些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同胞兄弟姐妹,在高原生活,除了习惯,更需要一种精神和毅力。

两束耀眼的灯光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,是旁边马路上迎面驶过的汽车的灯光。夜风轻轻,夜凉如水。最美的风景在路上。占国土面积八分之一的西藏辽阔广袤。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湖泊、河流、草原、湿地、森林、雄鹰、奔马、牦牛、羚羊……一幅幅壮美的自然风光画卷,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经幡、转经筒、宫殿、寺院、唐卡、活佛、青稞酒、酥油茶、奶茶、糌粑,简单、朴实的生活方式。大志于心,大美于行,这个行,不仅仅是行走,更多的是行动,是建设和保护。只要我们珍惜地球家园,敬畏生命,敬畏自然,传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,弘扬奉献精神,一个美丽中国必将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昔日地无三尺平的贵州,如今,全省县县通高速。架在各个地方的桥梁不计其数,像美女脚蹬一双细长的高跟鞋,高挑的身段与雄壮的大山哥哥手挽手、肩并肩。逢年过节玉莲开车回老家,打心眼儿里感到便捷、兴奋、自豪!

家乡的泥泞路,承载着玉莲走出大山的梦想。玉莲的家在大山深处,每天她背着小书包上学,走累了,口渴了,便在路边的井里喝口水。乡亲们围着井边备了喝水用的碗,喝着甘甜的井水,一种凉爽浸透心田。春天,林间小道有野生茶叶、茶泡、刺苔、野生樱桃、栽秧泡等,小伙伴们最是喜欢。下雨天,一双解放鞋虽然有洞,但能一溜一滑地走到学校。玉莲曾经读过的学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元门口,从家到元门口小学,路很窄,蜿蜒盘旋,每天来回要3个小时路程。

隔山喊得应,走路要半天。在当地流行一句俗语:“有女不嫁玉家岩,背背篓、挑担柴,晃荡一下子,屎尿都摔出来。”玉莲的一位堂哥,打柴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悬崖没能幸存。牲畜特别是耕牛在羊肠小道受伤和身亡的更是不少。玉莲她们要走出大山,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读书。

子欲孝而亲不在。玉莲愧疚,爸爸在这世上停留的时间太短,走得太匆匆,为儿女们付出太多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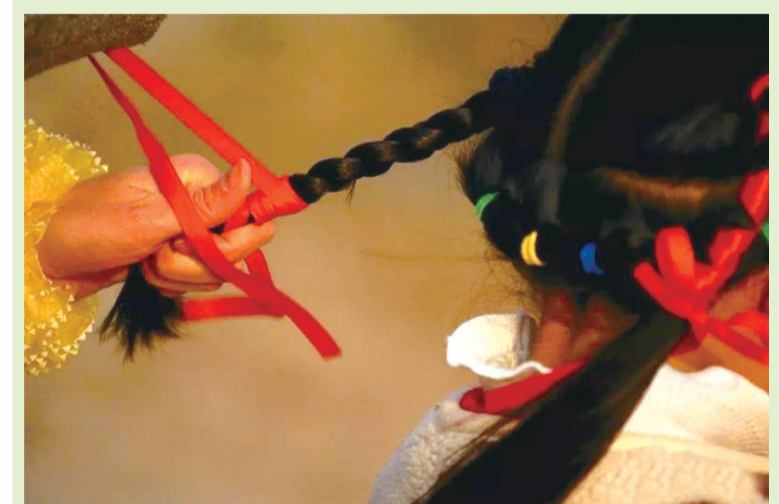
玉莲心里最大的伤,是父亲在追信的路上永远睡着了。玉莲大学毕业的那个冬天,刚好是父亲生日前后,学校设计了一种校园风光明信片,玉莲把它做成贺卡,作为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,她满心欢喜地写了一封信一起寄回家。但是,邮递员只能送到当地小学,让人捎信再去校长家拿。玉莲爸爸从太阳普赶回来,听人说有女儿的信,心想可能是女儿要生活费呢。玉莲爸爸就到路边的人家,打听校长的住处,刚好碰到一家人在请客,他架不住劝喝了半碗包谷酒。天快黑了,拿到信就往回赶,半路,不知什么原因就摔到了陡坡下,再也没有起来……

玉莲爸爸一生很节俭。走的时候,身上穿的是玉莲弟弟穿过的衣服。因玉莲爸爸是在路上去世的,这时她家本来有两幢五柱四瓜的大木房子,爸爸没能进堂屋,遗体停放在大门口,这是农村的风俗习惯,说是希望在这世的亲人和后代好!那是个下着雪的冬天,天冷、路滑,大门口更是寒风刺骨……玉莲每每想起都感到痛彻心扉。

8年后,玉莲被调到县城城关镇,当选了镇长。山村的路牵着她的心。上世纪70年代大兴水利的时候,建了一个团结水库,有20多户农户搬到里面去住,小木船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,进出的人小孩都必须会这项技术——划小船。天时地利,这里还培养出了全国的皮划艇冠军。玉莲想方设法争取资金给他们修了一条路,又组织群众投工投劳,修好了通组路,村民们养的大肥猪便可以运出去卖个好价钱。进出村子方便了,玉莲对乡亲们开玩笑说,路通了,可能会影响全国水上项目冠军的培养哦。

3年以后,组织上调玉莲到另外一个乡镇任党委书记,那是在积善县叫作“小西藏”的乡镇,山上层峦叠嶂、云雾缭绕。到镇里的路蜿蜒曲折,雨水冲刷,路面坑洼洼,车子没有办法通行。县主要领导提出了整村脱贫的思路。在那里,召开了第一个轰动全县的通村公路开工典礼启动仪式,这可是贫困村最热闹的一件大事,乡亲们激动万分,敲锣打鼓,奔走相告。半年后,一条6米宽的柏油马路展现在眼前,黝黑的路面闪闪发光,像女孩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,忽闪忽闪的;又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,站在云雾缭绕的山顶,有些腼腆,忽隐忽现;更像一条龙,有力地舞动着山区人民的美好生活。老百姓进出非常方便,骑摩托车、运输货物、山里采茶卖茶便捷多了,孩子上学路也好走了。公路修通竣工那天,老百姓自发组织送锦旗、放鞭炮,场面火爆。“走路不湿鞋,吃水不用挑,小车开进来。”新民歌唱的是现实版的美丽乡村。

遵义地区流行歌曲《十谢共产党》,这首歌唱响在脱贫致富的路上。如今,连接周边发达省份的高铁和高速路,四通八达,畅行无阻。所有此前居住条件不好、出行困难的乡亲们,都搬迁到集镇或县城易地扶贫安置点去了。农村到处是干净整洁的乡间小道,绿化、美化、亮化的舒适环境,呈现的是一幅幅美丽画卷。当年泥泞的山路,已成为激励玉莲们再出发的记忆。



《红色中国》郭建设 摄